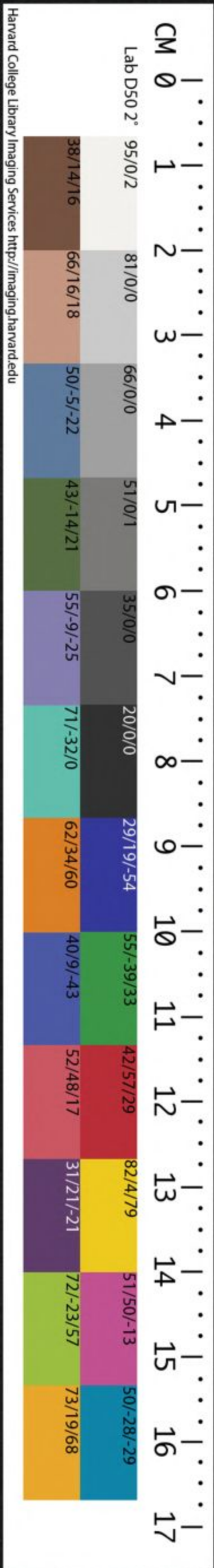


IT2720/7914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6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六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橋李臣岳元聲

訂合

庠生沈國元

校正

巳丑

嘉靖八年

正月朔風霾晦如夕○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  
 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  
 互有得失請今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  
 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  
 上嘉納之○湖廣襄陽大饑巡按張錄繪饑民啣以獻詞  
 甚愴切 上感動命所司多方處分○御史穆相等以災  
 異陳八事其中二事為有狂直清宮禁大畧言先年得罪



皇明資治通紀

諸臣程啟充等其生者間關荒徼懲創已深死者枯腐重  
原沒齒含痛宜以時收錄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鬱結亦足  
以致災 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命該部議  
行○河南巡撫潛墳有罪勒令致仕

初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饑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墳駁勘  
不發河南知府范鏗不待報開倉賑之民播謠誦墳以  
是惡鏗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卽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  
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 上切責戶部墳惶恐  
上疏乃歸罪於鏗以自解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經等  
言墳本不恤民艱嫌鏗賑貸之速百端窘辱及奉旨詰  
問乃復歸過於鏗失大臣解國之義 上然之  
詔罷墳永不叙用 命咸寧侯仇鸞鎮守兩廣

二月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守仁方畱離任不暇  
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

陽明事初

可謂良也

有以若此

之云何

一不羨福

便生此行

多事錄

之進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科臣周延疏揀  
之謫補外○以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會議  
王守仁功罪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  
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  
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  
死投之江不歿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  
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  
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  
邪說皆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  
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大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文大綸曰文成鞞躬盡瘁病劇而歸没于道路為泣成  
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登離重鎮咎之世世忌功如  
此也

按文成幼逆瑾擒文濠靖田州平人寨勁節凌霄膚功  
蓋世嗚呼懋哉至隆慶間而得贈伯謚文成一時公論  
竟阿  
在耶

### 命行義倉社會法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  
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惟  
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為一會每月一舉壯正  
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文中以同盟之約舉眾中善  
惡獎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  
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  
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  
與中者凡給負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  
考則稽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  
以弭盜耶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甲申 上以春早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越三月甲辰不

雨 上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禮部請刊布中外從

之○虜犯寧夏總兵杭雄率兵禦之亾失甚眾匿不以聞  
逮問之○南京長隨郭良等以進黃南還奏求車輶人夫  
及馬快經站般 上許之兵部執奏謂故事進貢官止有  
馬快船載在會典餘不得增給詔從部議

三月御馬太監麥福請復盡徵牧馬草場地租戶部言御  
馬監轄二十馬房草場五十六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  
頃從侍郎王輓之言命科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歸監  
資公用留生草地四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地召民佃種  
徵租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福請非是從之○詔凡輪白

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命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為婢利者。悉體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餓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修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軌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上留覽。時溫州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一  
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江陰有侯仲金殺王簿之亂科  
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滄  
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諸郡從之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  
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  
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  
優止宜如故報可

按是時上方總攬輒輒綱益明習治體于近習靡取假借  
而楊一清為上信向頗得幹旋其間故言之輪列該部  
執奏無或阻撓中貴人凜凜  
奉法非復如何日輔張矣

先是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

州織造而緊要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勳以為言

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責工部朦朧停止命尚書劉

麟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元任侍郎何詔及營繕司

官俱奪俸五月

八月總督兩廣林富言通者欲廣東採珠然去前採僅二  
年珠尚未生恐不可得不聽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總復入內閣萼復散

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科臣孫應奎  
陸粲劾恣萼顯恣不法帝下勅暴其罪狀曰張恣自用  
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尤而劾之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  
貸恣還家怡恬以需後用萼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

看新何史友  
祖張德以送  
一房六

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首論可原王  
王準之法司訊之愬既行霍韜乃疏列楊一清二十四  
罪帝從之立召愬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  
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一清愬  
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  
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汪當追理輔臣愬疏請從寬姑令  
自引一清遂  
乞休免之

十月朔日有食之○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  
督兵禦之虜得利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  
堅固民賴以安○雲南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多異姓冒伍  
以饗餉者令覈之諸冒者怨聚眾擲瓦礫毀門重皇遽給  
餉如初巡按劉臯劾里及黔國公沐紹勳太監杜庚命令  
致仕劉臯糾劾太過謫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啣命萬里

外操縱舒憐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重名分也軍卒  
一譁而撫按皆罷謂紀綱法度何帝切責之○乾清宮內  
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  
目繫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綿刺二種  
子可為麵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  
之螫口瀝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  
題賚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及陳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  
之癖四下所司



十二月虜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都御史王憲提兵討之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帝怒削籍○羗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莊朶朶等羗受官人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爲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右騷亂王瓊議欲候彼入境卽以大兵擣其羗人畏之是歲官兵非征羗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計欲撫四于开必勦先零乃遣遊擊彭據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厚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鄙以寧矣

鄭曉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中侯逼遷西周附隗囂族樞奉漢唐連土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市羈縻縻西鄙少寧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啟瓊議欲手洮訊河蘭間繕城堡遠斥埃廣儲蓄謹修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卽有侵侮請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詔革天下鎮守內臣○時隆冬無雪 上躬禱得雪親詣

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 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以備宮中之蠶上以其疏示摠摠請擇建壇制詔如議行○頒大學衍義于廷臣○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合禮論曰今地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金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及于至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無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

化出矣但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下下倫類于矣是故深涵宇宙順序陰陽函贊神化明奠類象合禮之典被且看焉非皇祖聖智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長陵等陵神官監太監楊賓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復其家戶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勘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上從之

虜入大寧夏塞總制王瓊總兵張鳳上叅將王効功言效于神木境外斬首虜三十級虜法去會神木人薛添祿詣

闕陳效橫桃胡虜匿所亾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朦朧報  
功 上令撫按官覆實奏報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時上命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爲里穹宇建方丘于北郊  
其南爲皇祗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  
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  
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按文定報忠自許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各  
甚著而以齟齬終其身爲志士取惜云萬曆三十八年  
謚

吳瑞登曰哀濠之平孫許厲其節王伍大其勲而中其  
機宜奮其忠忠男則文定力也管雷萬春面中六矢而  
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故保全雖陽與有錫寧  
賊者曠世一例至于桃源等寇屢伐屢平安鳳等亂聞

風卽解被 臣部不靖勦之宜矣而裁金非之毋乃不  
文定平卒更罷兵乞休詔之何哉噫古來忠臣烈士不  
能依媿腆忍苟身能爲國建功  
志已乖矣若文定者又何憾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璉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  
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  
興隆寺從之科臣高金因請革邵元節李得晟真人號上  
令錦衣衛逮訊所使禮官言徹廣孝以正祀典容元節以  
隆祈禱皆國典之大者帝悅釋金獄○大明集禮書成上  
親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  
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  
詔鶚至欲定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

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  
十二圖家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議上 上曰音  
樂卽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  
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緣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銑遂  
進甘露矣徐瓚及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揖又進嘉禾  
矣汪銑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  
委瑣卑微不足貴也汪銑徐瓚楊東等叨列憲臣禮官李  
時官居八座乃亦昧義徼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  
而淚涕者也乞嚴加禁遏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

不信號令廣延納勵廉耻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  
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拷訊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牆詔如議行○

大學士楊一清卒

按清爲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  
修花馬池池邊牆皆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逋虜皆盡有成  
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  
爲言者所詆已而聰夢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  
心贊翊時聰夢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  
賊罪清既去復興訐獄証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  
疽發背歿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跛汚鹹歿  
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下

部議以夢所陳貽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爲天  
下根本之慮爲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  
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瞽矇  
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敦  
女習但瞽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  
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  
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  
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  
元定等俱從張璪議也○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

池定邊營相接地地方官挑挖壕塹防獲鹽池以通鹽利今  
已修完六十餘里若花馬池西北至橫城堡通計一百六  
十里盡爲挑挖庶邊無空隙之處上從之

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璪○是年北  
虜小王子與西海亦卜刺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巡按  
范安上聞且及守備彭廉隱匿邊情之罪上令勘處  
後廉竟倖免

時緒將帥皆贖貨培克掩敗冒功如火同巡撫蔡天佑  
科罰商銀臣萬爲商人取許通明以饋遺賞賞自解而  
上下相蒙觀望畏循諸邊  
皆然不能陝西督撫而已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論璵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

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

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少役著為定典○諭張

璵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

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禘禮

季冬中旬擇日太袷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

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

言助之璵如諭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狀舉

配天止  
太祖自是年  
五享論非  
聖上越祇  
不修焉以

太祖南向而群廟逶遞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  
時享○詔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  
三途並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萼乞歸尋卒贈  
太傅謚文襄

支大綸曰文襄遭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  
通顯偉才雄畧誠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  
激交道不終其  
豪傑之故態哉

張璵以名有嫌御諱請易名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  
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延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梃顯現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

按大禘禮令每逢辛丙年孟夏之吉一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著為成範

命建土穀壇于宮前蠶壇于宮后論張敬孚李時曰農桑重務建此以時省觀○虜犯大同總兵彭楨稱疾不出于戶張鉞陷虜囚卒六千人○尚書胡世寧卒

按寧為人風采峻整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典大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開留都新河及閉關以棄哈密二議尤為謀國不畫卒贈少保謚端敏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

因命賡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軼名曰咏和錄○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務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孜孜為國知無不為甚稱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飾武備以靖江

洋言習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

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習以備江及行沿船衛

分凡巡江軍快務是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

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敕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  
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州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  
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丘道隆言也

按是時張孚敬柄國意在悉去鎮守中官以剔宿蠹故贊  
上裁如此未几孚敬去位然上睿聖獨漸灼知各  
處中官為地方害日久遂以次裁革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夥曰忠敏安慎○始定西  
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  
食強兵莫善于屯田而濠塹烽候堡寨又屯田之要務也

世宗實錄  
通要務

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徧歷邊地閱  
視墩堡城塹宜修宜浚者仍置立首冊以時興舉堡寨既  
修徐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為大屯  
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為小屯止立屯長令其督青耕  
種有缺種者官為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糧之  
地候三年農起科近從設立小教場暇則督屯丁習射其  
中仍築墩瞭望遇警舉火收斂人畜及將近日京運盈甲  
酌量分給仍奏討京運銀兩數萬兩解赴巡撫衙門委官  
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餵養專備追賊宜將前項工程  
約以年限課其勤惰分別賞罰庶邊備可修而虜患足禦



也上從之○陝西總制王瓊以甘露降於固原採取以獻  
因言陝西天旱民饑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隆祥而感上天  
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函請廷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  
茂膺景福 上令戶部多方詳議賜瓊等金幣

五月早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  
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  
達並部議以贊畫帷幄恢復中原基功寔多太祖召諭再  
三許以世襲冊書之誓俱存鐵券載在國史願與亾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

○彗星見于東井○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  
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  
入京 上怒逮問追及使者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  
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孚敬謀所以  
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  
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孚敬  
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伎罔看致仕去澤遣戍侃爲民  
八月行夕月禮○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  
文記之○御史周相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  
輸粟二千五百升價平邊足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

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起放成化中每引三錢伍分正德  
中四錢今六錢矣而無籍之徒投托權要有占中買窩之  
弊鹽商上納有經紀包攬之奸各場官攢手頭火耗勸借  
需求守候盤覆關領勘劄名曰六錢費將倍蓰商不得不  
爲夾帶計矣此餘鹽之課所由生也夫以餘鹽之課納諸  
運司輸之太倉不若以利通商使之赴邊速以輸輓之爲  
愈也商人方苦正鹽赴邊中引之難納銀運司之易故累  
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徐爲夾帶計而各場餘鹽悉爲夾  
帶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  
時之需也而今皆爲運司餘課倘邊境有急何以劑之乞

勅戶部計圖久遠從之○晉王知焯事嫡母郝妃及生母  
彭氏甚孝謹母妃夢號痛幾絕有素芝產于寢宮白鶴盤  
旋祭所人以爲孝感所至

九月 上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  
御史汪鉉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等對  
曰 皇上務德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獲畢復諭曰農  
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  
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  
粒粒皆辛苦也時曰 皇上真<sup>心</sup>稼穡之艱難 上命賜  
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

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  
無逸書各一篇 帝王廟工成修撰姚涑請黜元始祖以  
正祀典部議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亦春秋與善之意宜  
遵舊制 上從部議

祭文祖于西苑仁壽宮祭畢行落成禮宴群臣召李時諭  
曰昨見宴圖尚書王盱中蔣瑤俱列門外還宜坐之于內  
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  
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乃列時中等席于殿內

十月初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  
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誦○詔籍

沒故中官谷大用財產初都察院讞大用獄入 上御平  
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止是三條謀  
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  
於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壞政  
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于天下鑿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  
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南京戶部尚書秦金疏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  
艸場收放二言馬牝細艸宜召商上納庶解戶不至守候  
扣除無復侵尅三言水允宜用磚砌築圍基以便貯積省  
鋪墊之費四言織染局用絲宜委官於產絲之地照值收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一  
四百四十五  
買毋專累舖戶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  
本色至于陳朽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兩給神樂  
觀樂舞生亦宜折色從之○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臣報  
斬虜二十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  
處得不償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身言羣虜  
侵掠時有溺死者有惰羸者有因失印願獻賊首以自贖  
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萬全乃守備  
曹勛殺降虜於應州彭樸翟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殺  
降者以覲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差  
御史以往上是之○左都御史汪鉉言大計羣吏部院有

斥汰未盡者方計糾拾勿得先劾御史馮恩辦鉉議為鉗  
柱言官以便已私帝然之命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  
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  
唐龍告急 上命侍郎張瓚賫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 為虜乞貢市 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為目前計  
虜尋以得利引去○星隕于衛○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

史不記金賦何

劾尚書王瓊 帝怒下詔獄○始行祈穀禮○以 獻皇  
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 上所製祖德詩敬  
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籍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入榆林  
塞大掠○

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同張孚敬入閣  
辦事○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  
今土番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爲詞要賞不貲宜勅  
都御史趙載查酌定數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  
允之○吏部言傾奉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無方之意第

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  
絕不齒及雖欲僉用何由憑據請令撫按無問舉人歲貢  
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覈實奏請詔可○南懃提督都御  
史陶諧奏南懃徭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  
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  
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  
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  
者論如法 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役  
脫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負  
賣富輪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  
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永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卽三四年而已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以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頗無休息亦困也南蕙名色多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槩筭丁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便陶公有南蕙之憂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上兵食疏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宣大宣二麥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兆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

衛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遙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

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按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役提督南蕙屢殄臣寇居太常凡六年式卿且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之風

六月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靖校刊史書欵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

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棄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尚書王廷相條陳江防事宜一留太倉兵備一員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遣沙船興販私鹽以肆標掠一港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巡船一督捕操江以時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疏上得旨兵備官不必多設餘俱如議行○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卒贈少保謚恭襄

九月詔復選庶吉士○彗星見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

歷天津星宿芒漸長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百十五日而滅○以汪鉉爲吏部尚書科臣柴洪劾鉉奸暴帝怒命奪洪俸○科臣魏良弼引占書上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俱報聞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懍今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請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軀上論李時問之令條例以聞○御史李朝綱言內臣鎮守地方本非令甲頃因大同失事罷

太監張伸邊人舉手相慶嗣後請永不差補從之○戶書

邊貢卒

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  
作一變至雅然耽於詩酒憲臣劾其居官不事事而海  
內文士爭  
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  
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  
過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形  
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  
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  
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

三事  
要務

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  
覈降調 上令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鉉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  
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鉉具  
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頻歿  
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抹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  
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直隸巡按馮恩疏言張  
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  
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莠也鉉



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  
帝怒逮繫即訊

汪鉉果也其  
小人無怪手條  
章交禍也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鉉等各獻詩章○清馥  
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虜回五騎抄密雲鎮處  
墩殺千戶谷壽等百餘人叅將袁繼勳閉○壘不出嗣後  
虜輒以零騎入寇昌平懷柔密雲間大被其害事聞建修  
勳等治罪

也事至此  
可慮矣夫以  
百餘人之特兵  
不似敵虜而  
之五將而徒  
其等至以推  
兵至視此虜  
人大蒙一寇  
又無幸矣若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召張孚敬○汪鉉訐馮恩諸不法事摘疏譽李時夏  
言當上言大臣德政律斬

汪鉉者直也  
死事改者必

時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  
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  
耳遂得長繫待讞及朝審汪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  
關跪鉉令番卒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次且  
為厲鬼殺汝鉉曰吾且殺汝俟為厲未晚也且而自謂  
氣節乎獄中受諸醜遺何節也恩曰思難相恤義固當  
爾且獄中囚豈有官爵鬻人而婪其貨乎汝受某金  
擢都憲某玉璫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鉉起欲以手批之  
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  
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帝微聞之語是  
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  
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  
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  
孝乃出一家耶其貫之遂得減死成雷州

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請一欲治先任都御

史陳九疇罪二欲遣人和番三欲題彼降人牙木蘭兵部

夏言亦似這  
樣小人事業  
可以信不  
可以信

言黠夷瀆奏漸不可長請傳諭宐修職貢毋得招譴○侍  
講學士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管司苑局太監麥福奏御苑墻垣水口爲積雨所壞請急  
修理以固圉牧得 旨會官勘度工部議言頻年工作繁  
浩財力詘乏卽今勘估辦料工匠已約銀三萬兩餘而夫  
役吸各廩餼猶未悉計舊例惟屬海戶看守葺治頃緣有  
司重困以民差故不能專事本役宜仍復其家令傭丁夫  
本部助以囚徒并攢處木石等料先理其稍急者其餘俱  
俟年豐財裕舉行詔從部議  
戶部尚書孫交卒

按交鍾祥人再典戶部承正德末公私匱乏之時裁冗  
食立經制及致仕二十餘清標奇海卓爲海內之冠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  
褒美焉賜白金襲彩段段○御燹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  
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論諸生曰治  
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力求行以資治化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上曰白鹿鵲兔疊至重出以  
明示天下勿來獻尚書汪鋌作詩三章美上護冲之德上  
褒答之○提督總兵張軆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  
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  
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

汪鋌

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  
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  
路益闢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卽徵調人馬策應恐緩  
不及事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  
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完窰坑從之○戶  
部許瓚言陝西稅糧以供延寧甘肅之需先年官廩賦裕  
未嘗輕發內帑邇來水旱頻仍已發鹽課三萬餘金而王  
堯封乃請內帑收糴計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里延綏一  
千五百里轉輸跋涉爲費甚鉅今發大倉十八萬金令三  
邊秋成收買芻粟似爲長策從之○一幸南內官補臣閱

馬時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  
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補臣孚敬時獻夫  
侯重華殿已而合入環碧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  
觀花木上乘玉麟飛音蓋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  
酒倉螭龍飛魚服 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  
等命各和以獻

五月禮部尚書夏言上雩壇禮議言皇上肇建雩壇于圜  
丘之傍以祀天禱雨爲民祈福樂章宜奏雲門之舞雲門  
者乃周官大司樂以九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而出地  
氣也堯取以名樂亦本此耳上嘉納之○召復闕詹事霍

韜復任

六月彗出畢昴

七月本兵奏甘肅在河外歲費縣官官錢宜復屯政從之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宇明為

禮部右侍郎

時侍郎缺吏部凡推令者之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揚名出為福建參政而至是特旨召用之

吏部侍郎席春削籍與汪鉉有隙故也○都御史王廷相

因考察差回 上御史條例六事以聞 上嘉之

一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處祇作威福以聳觀聽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姦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御史職在中免理在空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銳口奪下後

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虚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荐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自今須一一勘明錄綴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御史責在清修簡靜迹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隨以為民擾一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迹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論

是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薦西苑新稻于內殿○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

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  
姑息巡按放縱按司畏怯殊非政躰令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星隕如雨○皇子卒

時虜自秋渡何此大同塞外瑾議于天城左浚濠四十  
里以遏虜騎而搖楚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  
人共殺瑾巡撫潘倣疏鎮官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  
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寬脅從降璽  
書責總制巡撫相機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人時源  
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太寬今復戕主帥天  
討必誅於是五堡遺孽皆懼淘淘源清曰甲申之役胡  
公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  
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  
既夕諸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事孫允中諭  
令釋兵以迎城中訛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又擄  
二十人餘稍解散黎明源清斬闕大殺五堡遺孽俱亂  
少頃卻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歿參將一人倣馳往諭應  
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

以江桓總兵樊繼祖巡撫既至繼祖請假金牌入城諭  
之蓋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  
本兵議通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  
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師部永禦之  
不利諸率鼓譟應虜引酋入成指代府為酌虜留精騎  
犄角我師而分掠應朔諸州諸路戒嚴帝納夏言議論  
曰叛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部永源清貪  
功嗜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囚通虜大同比門要地祖宗  
所遺必欲城破人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今罪黜二人  
別遣大臣備虜密檢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瓚代為總  
制瓚至下令毋攻城城卒登陴懇曰吾等非殺主帥者  
免死自保耳瓚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  
撫諭賑濟瓚馳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厥明御  
史蘇佑亦至會餘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久之惟  
源清部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潘倣孫允中原  
賊致仕張瓚樊繼祖  
楚書等賞賚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先朝侍寵驕橫正德中日者

曾祖有子昇為延齡奴父子不相能祖奏延齡等與子昇  
不軌狀指揮司聰負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遂拾祖所首為  
疏以許延齡事下刑部勘鞫得擅買違制田宅及擅殺僧  
婢司聰事有證其陰謀不軌事歲遠無左驗尚書聶賢等  
以應擬親臣其獄詞讞上上怒曰延齡罪在十惡其跡甚  
明宜從重罪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證今但以睚眦殺人不  
法論死鶴齡司惡相濟姑革爵聶賢不奉公秉法奪俸

十二月○上御殿遣冊封諸王○虜犯宇夏總兵王效  
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酋去歲請賜西海虜酋十兒孩并其土地部  
落勢益強時時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建寧肘腋間矣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

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

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口

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高去河遠無可虞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滄

沒今宜于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岍

以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上下某爭于部令覆

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遣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一  
兵部以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科臣六人部司六人分  
詣各邊召詣勇敢以資軍實報可○金星晝見光耀與日  
爭明

四月北畿巡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發礮新芳驚悸謂知  
府李騰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騰霄遂收經歷吳尚質  
榜掠備至今吐騰霄叛狀不從捶之歿復收知縣周謐  
獄檄推官楊經鞠之經承旨誣謐謀殺部使律斬遂以上  
聞又遺書巡撫周金其濟金不從騰霄周謐亦各訴稱冤  
帝命新芳回籍而收楊經訊之周金巡廣東士民遮訴謐  
枉經懼匿若署芳携經走周金劾芳舉措乖違構釁妄報

下都察院議○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  
田不與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  
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亾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居  
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  
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  
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箸或募新軍或徙附近  
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  
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  
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首侵索輸納難也定  
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

也私鹽四出官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俱利而國課克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繭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與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與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敏

按誥靈寶人卽前家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著有通前編圖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六月西苑河東亭榭成上親定額名○南京太廟災禮官夏言言京帥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爾回錄皇天眷德之意聖祖啟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上喜令函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

按周都鎬京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禮官之議証甚

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及實錄○翟鸞以憂薨○先是各邊鎮守太監總兵等官俱有養廉地土已而奉旨退還時郭勛請仍給之樊繼祖請給民佃種徵租濟邊不得復與從之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一  
八月虜自七月入榆林塞大掠總督唐龍徵兵尾之弗敢  
前吉囊率衆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掠我人畜斬首四  
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巡按以冒功效不問  
○直隸巡按李禛奏鳳陽連歲旱疫民多亡徒請勅有司  
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逋負歲  
稔則量加賑濟戶部奏墾田勸課之法宜通行天下又言  
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  
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陵寢高墻皆在其地  
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官軍○上在南郊齊  
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  
進之辭孚敬等恭和之留覽治郭麟奸訐之罪

先是內官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建  
造違制及礙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碍第侈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祿爲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  
脈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北內致哀冲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麒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關紀所使  
之轉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  
人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  
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爲浮  
辭嚇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  
受郭麒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  
長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郭麒挾  
詐害人主使關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重問報紀貸之

祿計窮乃復具奏許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文通中  
有太監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門前為戲  
聲寃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 旨從里擬報法司乃  
論祿麒及諸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初郭勛  
以張永故有憾于楊一清乃乘霍訥劾奏一清使永奴  
朱繼宗告容為私犯語流禁中容于一清俱得罪繼宗  
宥不問自是告許遂熾至此容凡三被奴告矣而初聞  
衆惴惴懼與大獄賴 上聖明察其誕置諸姦重典中  
外大悅而告  
許風少衰

吏部奏定撫按考察各屬務自行體訪毋得假手雷同所  
註考語必鑿鑿據實○建九五齊精一堂為祭祀齋居之  
所命字敬子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  
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于是字敬等  
恭詣恭默室瞻龍馬神龜丹鳳三圖復譔賜觀文華殿頌

及詩以進上優詔答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齊恭默室  
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十二月田州巡檢虜蘇**戡**其主岑邦相

按廬蘇矜興後功益肆專橫漸與邦相隙陰令黨刺之  
不克邦相糾黨伐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陶  
諸言邦相病歿無後立其子芝猛仲子邦佐爭立罷作  
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相  
逐毋害下蘇為衆殺怨耳其勿問官芝如故諸士官拊  
膺嘆曰殺人不罪弑主無刑吾輩首足賢腸皆懸于僕  
妾  
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天降瑞雪夏言進時玉賦○上嘉之○上以御製元  
旦詩一章示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鉉夏言等命廉之○改

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

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為百世不

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

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直隸提學方一桂請禁冠

服之非制者從之○改吏部主事唐順之翰林編修以疾

請躋上曰順之方改史職校對訓錄輒自稱疾令以原官

罷不叙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為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為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霍韜

謂累朝事跡在所當遵上不悅以事嫂無如事母之理遂

張璠定史  
山學後教

### 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 皇后

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毋儀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為一體之規如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議減乎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減則皇后亦當別乎乎敬知逢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為訓也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辦則世宗固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上親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寧夏鎮巡張文魁奏虜酋吉囊俺荅等糾

眾于花馬池等住牧意圖入寇所有邊牆俱應修築第該

鎮官軍勞憊不堪興作乞量起內郡民夫克役 上日講

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

聖上可稱  
知人

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  
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教習如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博議  
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尤健秦金覺已衰矣復  
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虧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時  
與霍韜爭辯 上曰鉉終違事空若韜作尚書部事須蓋

俱不足

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  
儀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  
問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 皇上天資

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廁侍班 上

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以上祀天重器始成

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名各為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

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鉉請命名

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鉉

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上各傳旨戒飭之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賞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

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

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輿臺

存問有加○增設七廟樂官樂舞生

六月太常寺卿張鶚請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官縣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備鍾律禮部以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誠宜時設至官縣古制廟延未便不得再更惟候元氣則爲作樂之本謂築室園丘外垣隙地選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事待有次第委官考驗從之○虜犯大同總兵魯綱等敗之○以獻皇帝誕降宮中卽其地爲啟祥宮廖道南撰頌以獻優詔答之○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叅將魏祥歿之詔旌其忠

七月召費宋入閣辦事○科臣楊僕言建文諸臣鈇鉉張忱陳迪齊泰卓敬胡子昭景清練子寧黃子澄方孝儒等

夏言這小人忠  
又之性何存也  
固做好人  
做好人  
羅子福

忠義凜然宜加官贈謚錄其子孫夏言覆諸臣悖君悞國僕不識忌諱上責僕姑宥之○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二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園據沙州爲巢穴往往招集凶命聚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駛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稍製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以科道缺人疏請行取內外考選詔令務秉醇篤老成諳事昧者吳瑞登曰耳目之官比朝政德失生靈利病皆得指陳韓愈所謂言行道亦行者彼浮薄之士喜紛更苛刻之

政新進之徒無得聞廣覺之知國家其何賴焉我世  
廟欲以醇篤老成請練事休者充之醇篤則存心忠厚  
老成則持重不苟請練則机宜周密使朝廷養和平  
之福而宇內享奠安之慶者必斯人也肯哉言乎

###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  
五十畝其來久矣巡撫呂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  
餘悉編入徭冊追收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怨之會經  
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墻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  
嚴急諸軍遂大噪羣擁前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  
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造在傍此衆退不應經  
怒言者將笞之衆益鬩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  
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藉焚之鳴  
鐘鼓糾衆毆途人授之械外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  
軍高大恩於獄欲辨以爲主尋圍苑馬寺掇得經及裂  
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  
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  
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  
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所勘經蒞政

多苛偷生長縮竄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御史曾  
銑按部金復聞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無安儿經所  
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  
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  
巡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逢迎經失抚字狀而爲軍士  
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  
戕害主將罪在不宥况臣輒爲請赦盖一時偷生之計  
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及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  
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  
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  
銑言爲是請卽懸榜省諭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听  
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叅都御  
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  
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韜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艸價爲  
飾裝具悍卒於壘見等徂遼陽前亭復鼓衆倡亂出獄  
囚囚中有張季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因恨經遂率  
衆持梃指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尔汰我餘丁徵徭  
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害使我築壘種畝  
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衙獄取娼婦一人同在梃之據  
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蒸之延燒公

看及儒李東廡一時俱被毒劫旗幟分其黨爲四  
邵鳴鍾鼓竟日夜明日雖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  
問孝兒且行此其煩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資管糧  
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艸價及冬衣布花田額且要給  
賧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  
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鄧永侍  
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同生于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豈然而起誰  
復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  
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奇安行  
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  
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僉都  
御史以行是時旣順城備禦指揮劉維亦爲其部卒王  
經等所囚維以措寇敏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悉掠其  
囊篋執雄與其子勲連頸及縛之置諸空館閉城門鳴  
鐘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  
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論  
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旣具以其  
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楫并勸訪  
捕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

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  
勢固然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  
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酋  
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  
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旣被  
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  
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着降外在  
遼陽叛卒趙剗兒等聞庭楫將至乃詣廣寧與蠻兒合  
密結成罪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中人爲  
逆謀益急銑密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於  
副總兵李鑑倫禦韓承恩等尅期擒捕於是剗兒等四  
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以事聞且  
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  
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  
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徃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首  
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大同殺  
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  
處張文錦者啟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  
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  
大臣案覈其事據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

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能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  
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柳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  
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劓兒蠻兒王經等俱坐  
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成極邊革去世襲雄戍邊  
衛經革戡間住欽吳令歸別用銑待有  
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曰今日閒暇與卿等出遊  
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  
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爲重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  
則上所咏幽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業  
殿廷之故而自傲尤切宏因薦姚鏞爲三邊總制上命賜  
酒飯遂起鏞用焉○罷吏部尚書汪鏞下給事中薛宗鏞  
御史曹遠獄詔拷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紳等各一

級調外任馬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鏞奸邪誤國鏞上章  
自理上慰留之召費宏李時諭曰鏞九卿之長被論如此  
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躰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鏞  
鏞始引疾賜還乃出紳等疏責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  
錄平遼陽廣寧功陞四按曾銑爲大理寺丞餘賞賚有差  
○費鏞卒于官賜太保謚文憲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夏言請  
擇日選親帝曰郊享之初淑女適至天意也不必選擇命  
進大內○姚鏞罷兵部左侍郎劉天和兼僉都代之○河



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  
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遂欺隱之私宜熟議  
其便除未經丈量者照舊徵派外丈量已定悉從新制中  
間若有富民增糧過多屢行懇告者委官查勘處豁或將  
欺隱田地丈量均派或將減贖等則量與增加或將輕減  
錢糧量移抵補務使貧富適均不至偏累戶部覆議從之  
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

泗州祖陵欲築隄圍繞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遏  
非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壽春王園  
寢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環築上規砌以石基但地脉  
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利  
濟恩臺南至徐浦二百里白魚臺非至濟寧臨清五百  
里間俱賴汶水清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俾勻水悉入漕

河一南旺周湖隄已築成百餘里旧議砌石以禦橫  
流今黃河南徙汶泉水漸培植六已高厚毋容更汶一  
淮安清河口板間遙西漸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隄岸  
一新庄清江等間如清寧間例以時啟閉一川議祥符  
之盤石口蘭陽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窈  
詔黃河當防者惟非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  
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非岸七八百  
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  
工部覆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  
祖陵建闢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郊特平張景魏有  
本先後薰其事以三  
十一年二月娘告成焉

丙申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夥給恤刑官 詔復彭澤生前

官秩優加卹典 三邊總制唐龍奏曰兵部尚書革職閔

住彭澤孝交庶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劇賊劉三趙風子

等嘯聚河南劉七等流劫山東廖風子等互擾川漢擁衆多至十餘萬俱賴澤先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爲愴王訐奏夷情誣澤間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坟墓荒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酬功勸善也乃有是命○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爲間牒布之爲聲援伺虜闕隙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譔裡頌上獻命付史館

二月兵部以聖駕詣陵上扈蹕防守事宜○御史張景陳

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勅內有防禦虜寇修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糧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年之終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參劾從之

三月 上御文華殿講學○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遼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士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晉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干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

張溶祭顯陵○祭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  
曲十首 上留覽○行大禘禮于太廟○上親詣長陵獻  
陵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  
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  
構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抚綏黎  
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繪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  
廓清黠虜擒服克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  
其方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  
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  
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 宣  
宗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為不稱  
首我 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

又起樂  
福

奉天殿賜鄭時言艾虎牙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鄭等  
各登舟給酒饌復賜晏無逸殿盡歡而罷○除禁中佛殿  
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上諭內閣訓錄  
已完可將 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  
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開館  
○再幸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  
于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  
請量存其制○上欲親往決之○貴州都勻夷酋王阿回  
世據凱口固屢為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上嘉其功陞  
賞有差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七月郭勛言三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餘二請

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費章下所

司○遣官視孚敬疾召之入朝道復病歸○皇史歲成

八月先是虜酋吉囊率眾牧賀蘭山後分寇涼州副總兵

王輔率兵逐之塞外孤山墩戮酋長一人斬首五十七級

獲馬百四十四匹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奭馳兵再戰

再勝虜騎大集奭伏兵全口徯北虜追之遂陷伏中斬首

七十餘級獲馬二百匹捷聞陞劉天和左都御史賜璽書

褒獎餘陞賞有差

不升輔  
升天和  
以為

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

實効

疏言中國長枝輕車疆弩是已而據險沒脩之要修邊

牆據水頭是已蓋右兵流率詔步不勝騎騎之不勝車

國家所造戰火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

佐改造隻輪小車孝宗嘉獎取各全勝車今幸存被

損八輛畧備規制宜倣製造可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

扼險要以邀虜歸諸邊佛朗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

鏡銅鉄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城樓貯

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

又傳以河南高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

築邊牆挑挖壕塹以剝虜入與武營南有鉄柱泉方可

百步虜入及婦必至此飲馬數日師泉田有小堡請增

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天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

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

覆請如所奏上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

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  
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  
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上御門受朝賀○更世廟名  
為獻皇帝廟○初張延齡下獄刑部主事沈椿以戚畹故  
不令入重獄後代者相襲寬假憸人劉東山拾延齡在獄  
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端上怒下都察  
院擬椿等謫斥有差○議征安南○增飾太廟營建 太  
宗廟昭穆羣廟獻皇帝廟工成○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

四

郭勛可  
按云非好  
事也

十二月郭勛再疏言採礦無損于民有益于國薊州西有  
瀑水礦洞居人嘗竊發之乞遣內官及錦衣官一員奉勅  
往督僉家業殷實者為礦甲熟知礦脉者為礦夫所護礦  
銀三分為官課五分充顧辦費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  
其勞則彼此皆畢力于礦而所獲自倍矣戶部言前已責  
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議下撫按行○甘肅巡撫趙戴陳  
邊事七條

一言套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心宜勅  
本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策二言土魯番素恃瓦刺為逆  
今聞與瓦刺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制土  
魯番使不敢叛三言土魯番扼之太過信之太深令彼  
志益驕恣今宜俟其犯順之日即戮其使人奸黠者其  
餘迂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四言

諸屬羗人皆我屬番宜覈實之應褒者保送承襲畏服者量授一官使其顧心向化爲我藩籬五言述功陞賞宜限一年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敢戰必有傷損輒生謫戍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其中明定例以敢戰爲功不戰爲罪凡殺慮以上若干克軍若干以下降級令勘官易于遵守七言邊濠坍塌宜行修濬原无濠牆宜行創築疏上兵部以制馭套虜旣處无刺誅迂夷使三事下總督議奏餘如議行○命勛時言訊法司因

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汪鉉卒○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禮部尚書以禱祠皇嗣生也○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

此等宜與  
人心力致  
矣

茲切興長慨余何經傳所傳亦多禘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褒賁之甚謂比同宰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嚮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澤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

皇明通志卷之三十六  
四  
三卅三  
廟循時禘之典季冬仍修大禘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  
時之祀以避豐禘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  
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日昭聖恭安康惠  
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告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  
宜頒

